

杜工部集

杜工部集卷之十五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笑齋

近體詩一百四十三首

居墓
州作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
前半詩父字達
半似時遺音他
層次過牀掩合
之妙

驥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
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
二云制
利別本作制
一云

後賢兼舊列。歷代各清規。
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
永懷江左逸。多病一作謝
鄴中奇。驥驥皆良馬。騏

驥帶好兒車。輪徒已。駕堂構。
惜一作肯惜仍虧漫作潛夫論。
詞作持
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

虛傳幼婦碑。江峽繞蛟螭。
蕭瑟唐虞策。飛棲假一枝。
塵沙傍蜂蠭。江峽繞蛟螭。

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
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麾。
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
稽分詩興。柴荆學土宜。故山逃白閣。秋水隱一作憶黃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江左

沈約謝靈運傳論。降及元康。潘陸特秀。遺風餘烈。事極江左。自建武暨于義熙。歷盡百道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

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鷗聲。文心雕龍。江左篇製。漏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合道家之言。而誠之孫綽。許詞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

鄴中

江淹雜體詩序。關西都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

月支

何奴傳。東口強

伎盛而月

8

秋興八首

自秋起興。風雲身世之間。究有一番苦衷。自成一起。伏頃拾之。妙後人悉意追招。大失作者之本意矣。

秋興

殷仲文詩云。獨有清秋日。能使萬興盡。滿目秋興賦序。六於時秋也。遂以名篇。

箋曰此詩舊傳影略未悉其篇章次第鉤鎖閭閻今要而言之玉露朝陽
章秋興之發端也江間塞上狀其悲壯艱約孤舟寫其懷緊末二句始上生
下故卽以夔府孤城次之絕塞高城杪秋薄暮淡晝落日俄見南斗爐煙
而哀猿號急杵斷而悲笳發蘿月蘆花淒清滿眼蕭辰透夜攢簇一時晴看
二字緊映每依南斗卽連上城高暮砧當句呼應耳夜夜如此朝廷不然日
日如此信宿亦然心抱南斗京華之思身與漁人燕子爲侶遠則匡衡近則
之不如近則同學輕肥之相笑第三章正申秋興名篇之意古人所謂文之
心也然每依北斗望京華一句是三章中吃緊醫節蕭條歲晚身事如此長
安幕局世事如此企望京華平居寂寥故曰百年世事不勝悲也次下乃重
章以申之蓬萊官闕一章思全盛日之長安也瞿唐峽口一章思陷沒後之
長安也昆明池水一章思自古帝王長安也昆吾御宿一章思承平昔遊之
長安也由瞿唐烏道之區指山西江禁近之地兵鑿秋氣萬里遼延首章卽云
塞上風雲接地陰也唐時遊幸莫盛於曲江故悲陷沒則先舉曲江漢朝形
勝莫艸於昆明故追隆古則特舉昆明曰漢時曰武帝正乾指自古帝王也
此章蓋感嘆遺蹟金想其妍麗而自傷遠不得見乃疊申曲江末句文勢了
然今以爲槩指夾亂則迂矣天寶之禍干戈滿地營壘俱在國西及郭令收
西京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皆漢上林苑地在昆明御宿之間然城南故
地風景無恙故曰自逶迤也碧梧紅豆秋色依然拾翠同舟春游如昨追尋
筆於壯盛感星象於至尊非神遊化人夢迴帝所低垂吟望至是而秋興
之能事畢矣此詩一事廢爲八章章雖有人重重鉤擗有無量樓閣門在今
人都理會不到但少分理會便恐隨逐穿穴如
鼠入牛角中耳餘義則更於分章下詳之

公付然以秋空
提出此因秋而起

興也引居至極心

望京華為入詩

之大者

秋風蕭瑟群子

思神故人三言

情而今故思即

與望京華而并

見者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
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
一作重開他日淚孤舟一繫

故園心

寒衣處

處催刀尺

白帝城高急暮砧

巫山巫峽

水經注江上歷峽東逕新崩灘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

三峽所無乃當抗峰岷峨倍嶺衡疑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

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

無關處重巒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

孤舟

張魯曰時

公織舟以

俟出

巫山巫峽

三峽所無乃當抗峰岷峨倍嶺衡疑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

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

無關處重巒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

孤舟

張魯曰時

公織舟以

俟出

峽

箋曰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心悲

宋玉以楓樹之茂盛傷心此以楓樹之凋傷起興也

又曰江間滄浪則上接風雲塞上陰森則下連波浪此所謂悲壯也叢菊兩

開儲別渡於他日孤舟一繫就歸心於故園此所謂悽苦也秋夜客舍詩云

南菊再逢人卧病公在夔府兩見菊花故有兩開之句舊箋指樊川故里之

菊非也九日詩云繫舟身萬里孤舟一繫卽已辦故園之心矣所謂遠望當

歸也以節則杪秋以地則高城以時則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別未句標舉

興會略有五重所謂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公孫白帝城亦英雄割據之地此

地聞磯尤爲懷斷上白帝城

詩云老去聞悲角意亦如此

翁自林意不脫

淡者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大作北斗望京華。
聽猿實下三

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查。晝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

隱悲笳。

水經注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噭屬引清異空岫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峡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范增

荊州記夷陵縣夾口山非日中

夜半不見日月多猿鳴王清遠畫省漢官儀省中皆以粉金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涂地謂之丹墀

爐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晝夜直更于建禮門內臺給青練白綵彼或以錦被帷帳茵褥通中枕女侍史二人潔被服執香爐燒薰從

入臺中給使獲衣服

山樓張璠曰謂所寓西閣也

箋曰孤城落日悵望京華曰每依南斗蓋無夕而不然也石上之月已映藤蘿又是依斗望京之候矣讀看二字緊映每字無限寥落見子言外如云已又過却一日矣不知何日得見京華也

又曰每依南斗望京華此句所兩載斷來說句也孤城暗斷日薄矣淵冥到孤臣翹首京國雖復八表昏黃絕塞寒流唯此望闕寸心與南斗共芒色耳此句爲八首之綱骨章重文覺不出於此聽猿奉使伏枕悲笳通夜憐櫻莫可爲儂然石上藤蘿之月已映照前廬夜之花矣莫迷謂長夜漫漫何時且

身當夔府日月

也細思請看二字又更是不覺乍見而樂之之詞俾如是解此二字喚起有力此喻老不忘若千歲而下可以相泣也

如流回首京華功名不立不淨不有

同學故人三望而

少年進用徒事輕肥可歎

千家山郭靜朝暉一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
汎汎清秋鶯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
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匡衡

衡爲少傳數年數上蘋課便宜及朝廷有吹讚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建昭三年代董仲成爲丞相

劉向

序曰何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

箋曰漁人燕子卽所見以自傷也亦以自況也公抗疏不稱匡衡而近侍御

官一斥不復故曰功名薄若劉向雖數奏封事不用而稍居近侍典校五經

公則白頭幕府深愧平生故曰心事違也七歌云長安卿相多少年

所謂同學者蓋長安卿相也曰少年曰輕肥公之曰當時卿相如此

又曰山郭千家朝暉冷落寫出夔府孤城也信宿漁人不但自況以某延緣
荻葦擣家康歌羈旅之客始有弗如遠汎汎者亦美之之詞也九辨曰燕歸
歸其辭歸今蟬寂寥而無聲以燕遇秋寒而翔而畏懼也故以清秋日之感
燕于飛詩人取喻送別口則繫舟伏枕而燕乃下上辟歸飛翔促故慨余心
焉曰故飛飛者憊亂之詞亦觸迂也抗疏之功名所薄卿禮之心事又違施
穀同學少年五陵衣馬亦漁人燕子之傳似耳故以自輕肥薄之下一自字

白玉環曰社德溫馨

周口江經冷社同

室皆以之所處

此故國故同是華

長安名漢東華江

昆明素閣皆之

所思而毫無其音

出毛杜三事如見

所謂一飯不忘君

者也即此便是

八詩中奉領

與遷沒泛故飛飛翻倒相應朴陵有布
衣半大心等拙於長故相向有哉

此作
騎一羽書遲

一作
悲王侯第宅皆

不
卷

卷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

一作
魚龍寂寥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一作
悲王侯第宅皆

不
卷

卷

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

一作
征西車馬

一作
悲王侯第宅皆

不
卷

卷

興作
奕基

左傳奕者舉基不定不勝

一作
悲王侯第宅皆

不
卷

卷

其偶而況置君而不定乎

一作
悲王侯第宅皆

不
卷

不
卷

卷

國夫人宅其地本中書令馬周宅津陽門詩曰八棟新起合歡堂右相李林

甫宅本衛國公李靖宅林甫死後改爲道士觀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宏麗

而第宅未甚逾制然衛國公李靖廟已爲嬖人楊氏旛

矣及安史一逆之後大臣宿摶就崇據宇人謂之木妖

輔間也

龍

蘇道元曰魚龍以秋日爲夜龍秋分其身亦上起下之謂矣其不宦華國者之流之言

而降蟄寢于洞故以秋日爲夜也發意於陰之稱故也惟事不時其處不守者也

漢白長安飲奕基言謀國者如奕基之無定策故始禍于百年之後而不勝

其悲也百年世事用辛有之言也王侯第宅指誤國之人如林甫國忠輩也

玄宗寵任蕃將而肅宗信向中官俾居右文

故國者言之

武衣冠皆異子昔時也所謂百年世事者如此

又曰肅宗收京已後委任中人中外多故公不以移官僻遠慙置君國之憂

故肅宗道長安之草每依南斗望京華情見于此白帝城高目以故國兼天

此山有神龜

感王母而開宮

也
歲寒不食而不
逢生承平之歲

波浪嘯吸魚龍曰平居有所思殆誠以滄江遺老奮袖屈指覆定百年舉幕之局非徒悲傷晚競如昔人願得入帝城而已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玉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迴青瑣照朝廷。

蓬萊

麟蓋緣含元殿國初建造龍首岡以爲基址形埒鉅礎高五十餘丈左右立棲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闕前倚欄瞰前山如在諸掌

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繪繡文武

繙環序立蕃口長仰觀玉座如在霄漢

議者以爲自輕漢迄於隋未有如此之盛雍錄東內大明宮含元殿基高於平地四丈含元之北爲宣政之北爲紫宸地每退北輒又加高至景庭則極矣其北遂爲蓬萊殿自丹鳳

門北則有含元殿又北則有宣政殿又北則有紫宸殿三殿

南北相沓皆在山上至紫宸又北而爲蓬萊則山勢森矣

王母

樂史楊貴妃外傳

傳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華陽度爲女

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於鳳皇譜冊太真宮女道上楊氏

爲貴妃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唐人詩多以王母比貴妃劉禹錫詩仙心從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公詩云惜哉瑤池飲又曰落日留王母也

西門子大寶元年田同秀見玄元皇帝降于承昌尚云有靈曾符在函谷懶

上玄元之尊由同鄉獻寶有

官扇

儀衛志唐制人君舉廟必以扇大駕尚

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

雉尾障扇雉尾扇方雉尾扇花蓋小雉尾扇宋壹爾扇供饗之屬會要開元

中蕭萬寒每月朔望皇帝受朝二宣政殿先列仗衛及文武四品以下於庭

侍中進外辨上乃步自序西門出昇御座起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散臣以爲宸儀肅穆昇降俯仰衆人不合待而見之乃請備羽扇玉霞再顧上賜出

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座定乃去扇給事

中奏無事將退又奉扇如初今以爲常

箋曰公詩曰憶昔三賦蓬萊宮此記其事也王母函闕記天寶承平虛事而荒淫失政亦略見矣雲後二句紀朝儀之盛曰識達顏者公以布衣朝見所

謂往時文彩動人主也落

句方及拾遺發官之事

又曰此詩追思長安全盛敘述其宮闈崇麗朝省尊嚴而感傷則見於末句蓋自靈武迴遷放逐蜀郡舊臣自此中官竊柄開元天寶之盛事不可復見而公坐此長官滄江底晚誦舞三數於今昔乎幾回青瑣追數其近侍奉引時日無幾也嗟乎西望遙池以下開寶之長安也王侯第宅以下蕭宗之最

安也徘徊感嘆亦所

謂重章而共述也

秋

長安所見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鶴錦纓牙檣

長安所見

鵠通作

此詩歌多有之
嫁前由昔成今此

首少今湖苦秦中

歌舞自古為然

成而二不主有

風于富安三有

也

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夾城小苑

舊唐書開元二十年遣范安及子長安廣花萼樓築夾城至東羅城復道通化門觀以達南內興慶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之知也

雙曰此記長安失陷之事也玄宗自奉幸歸故有瞿唐曲江萬物風煙之益玄宗幸蜀正八月也入邊愁并指吐蕃陷長安也歌舞樂聲之盛一望則宗廟宮闈

不言而可知矣

父曰開元中廣花萼樓築夾城復道自南內徑達曲江芙蓉園高閣御道隋宸游絕跡故曰通御氣也祿山反報至上欲遷幸豎興慶宮花萼樓置酒四顧懷昔此所謂人邊愁也舊箋謂并指吐蕃陷長安非也朱雀橋柱指座地名暮之班華錦樓牙檣指水嬉權柄之炫燿另江頭云江頭官邸鎖千門此則痛定而追思也長安天府三成帝畿故丹青以龍與春以虎視至有唐而□□長塵天子下殿不亦傷乎落句之意以歌舞歌舞之地近豫不減也王仲宣七哀雲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回首之言良可深省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月夜。

一作夜。二作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孤米沉雲黑露冷蓮房。

些誰事。送之夫是明替我終生猶存而池水秋風

不世空落所以無
守而自發耳

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旌旗

西京雜記足明池中有一支櫓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閣以觀
上建文矛四角悉垂幡耗於藻池蓋此均汎漢余當時猶見之

漢宮詞

疏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星

西都賦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

石鯨

西京雜記足明池刻上石

薯尾皆列漢世祭之

以祈雨往往有驗

者謂之

沈雲黑

西京賦昆明灘沼黑水玄趾舊曰水色黑故曰

綠節

昌黎曲江荷花行云問言何處芙蓉多擣舟昆明波

雲錦注云昆明池周回四十里芙蓉之盛如雲錦也

箋曰此借武帝以喻玄宗也

兵車行云武皇開

邊意不已韋應物詩云少事武皇帝唐人皆然

又曰今人論唐七言長句推老杜昆明池水爲冠實不解此詩所以佳楊用

脩白觀西京雜記三輔黃圖所載則知盛世殷富之景觀織女機絲四句則

知兵火凋殘之狀此亦強作解事耳叙昆明之勝者莫如孟堅平子一則曰

集乎豫章之館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若雲漢之無涯一則曰豫

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

歲此用修所誇盛世之文也余謂班張以漢人叙漢事鋪陳名勝故有雲漢

日月之言公以唐人叙漢事摩娑陳跡故有機絲夜月之詞此立言之體也

何謂彼頌繁華而此傷夷亂乎菰米蓮房補班張鋪叙所未見沉雲壁粉描

畫

卷一百一十五

蓋素秋景物居然金碧粉本昆池水黑故賦言黑水玄吐蕊朱沈棄池水之玄黑極言其繁彌也用修言兵火殘破蕊朱源沉不收不已倍乎舊箋謂借漢武以喻玄宗指武皇開邊爲證玄宗雖與兵南詔未嘗如武帝穿昆明以習戰安得有旌旗在眼之諸兵車行前後出塞諷諫窮兵者多矣安用於此中腹諷致識豈主文諷諫之義乎今謂昆明一章緊承上章秦中自古帝王州一句而申言之時則曰漢時帝則曰武帝織女石鏡蓮房孤木金隕靈沼之道蹟與丸船樓櫓並在眼中而自傷其僻遠而不得見也於上章末句

就指其來脉則此中敘致疊環鎖了然分曉如是而曰七言長句果以此詩爲首知此老亦爲點頭矣末二句正寫所思之况關塞極天豈非風煙萬里溝地一漁翁卽信宿泛泛之漁人耳上下俛仰亦在眼中謂公自捐一派

翁琳

後有所思

奉書追尋

與張叔厚為八

詩三絕句也

追尋故園四百長
安皆昔時所不能

尤者故昔以遺之
不意歸來遺空室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

音作渼

二云紫閣亭廟入渼陂昆吾御宿自逶迤

香稻

今本作紅瓦

一作新紅飯匙

餘

是

鶴鵠粒

碧

梧

棲

老

鳳凰枝佳

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背遊

音

一作

千氣

昆吾御宿

別錄賦序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書

日昆吾地名上有亭師古曰御宿則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

京華者一什云云
吟以見悲秋之境也

蓋宿聲相近故或

或云御羞或云御宿三輔黃圖曰御宿川在長安城南

武帝雖官別館禁樂入不得往來上宿其中故曰御宿

紫閣

遊城南記

東上朱坡憩華嚴寺下瞰終南之勝霧巖玉案主峰紫閣樂在目前注曰主

峰紫閣在終南山洞之西圭峰下有草堂寺紫閣之塗即渼陂杜詩紫閣峰

陰入渼一紅日

沈括筆談及洪興祖楚詞前生並作紅豆味郎鶯趙岐當以

陂是也

草堂本爲正雲溪友議李龜年曾于湘中採訪使筵上嘗紅豆生南國春

珠或拾翠羽

珠或拾翠羽

安成南武帝雖官別館禁樂入不得往來上宿其中故曰御宿

紫閣

遊城南記

東上朱坡憩華嚴寺下瞰終南之勝霧巖玉案圭峰紫閣樂在目前注曰圭

峰紫閣在終南山洞之西圭峰下有草堂寺紫閣之塗即渼陂杜詩紫閣峰

陰入渼一紅日

沈括筆談及洪興祖楚詞前生並作紅豆味郎鶯趙岐當以

陂是也

草堂本爲正雲溪友議李龜年曾于湘中採訪使筵上嘗紅豆生南國春

珠或拾翠羽

珠或拾翠羽

笑曰此況遊宴渼陂之事也仙侶同舟指岑參兄弟也公詩云氣衝星象表

詩感帝士尊所謂殊筆昔遊于氣象也公與岑參輩宴遊在天寶蘇賦之後

窮老追思故有白

頭吟望之歎焉

又曰箋以爲思昔游之長安是矣今更指昔游之地謂亦連歸上章而來蓋

武帝建元中徵行效出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見吾御宿北號黃山周

袤數百里元符三年始穿昆明池以象溟河今詩昆明御宿一句正指武帝

所開城南故地言自遙遠者雖昆明池水言之謂不獨穿鑿昆明爲武帝之

功凡上林黃山之間更衣禁樂建置歷然亦皆如昆明廣懶常在眼中也秦

州自古帝王一句亦總著於此蓋事訖而重申亦章重而事別矣公詩如陳

雞之序四面首見故

猶之平舉以告知者

8 詠懷古跡五首

此就秋中古詩言之
自然是惜咏三秋
行懷非事為古
此考證也五詩中
感慨淋漓等
情無限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未還庾信不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此名詩句

前半句

五溪

荊州記曰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牂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爲五溪故云五溪蠻元和郡國志辰州取辰溪爲名蠻戎所居也其人皆蠻

鄭之子孫或曰巴子兄弟入爲五溪之長今兩溪在州西大南武溪次南沅溪次南辰溪次東南熊溪次東南朝溪其熊廟二溪與縣道元水逕注雖不

同推其次第相當則五溪盡在今辰州界也于寶晉紀武陵長沙廬江郡口聚蠻之後後漢南蠻傳帝女解去衣裳爲僕妾之結著獨力之衣墮若處女

注云或作墮蠻生六男六女織績木皮采以草食好五色衣服叙州圖經五

溪之南即益州梓州界五溪者蠻遷接益州四郡故尤代吳使馬良招

五溪諸蠻庾信周書信在周雖位望通顯常有齊閏之思乃作客江南賦授以官爵以致其意其辭曰信年始二十毛鄙蓬衰亂貌是流離至于

暮齒無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

爲主

作

詩

宋玉之悲明妃之
怨也得見倚仰
千秋之感

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雲雨荒臺

選草注曰漢書注云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其事諷諫淫惑也

楚宮

寰宇記楚官在巫山縣西二百步在陽臺古城內卽襄王所遊之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莫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千載一作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愁一作恨。曲中論。

荆門

郭景純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壁萬丈壁立巖崿虎牙蠻堅以吃吳荆門關竦而盤礴跡歸志云左荆襄右巴蜀而施懸背金房大

江經其前香溪繞其後舉史楊貴妃

外傳

若生於峽州故有昭君村

一作紫臺

別賦紫臺稍遠關山無

極善注紫臺卽禁官也

琵琶

石崇上明君詞序昔公上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

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漸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于紙云兩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

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殿今為寺廟在官東

窺吳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石門灘北岸有山山上令下開洞達東西相爲通前驛斬上雙道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相尚小見而今追顧乃至于此遂發憤而薨矣

永安宮

華陽國志先主戰敗委舟船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爲永安明年正月召永相亮于成都四月殂于永安宮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南鄭峽東逕永安宮南劉備終于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里許江山迴瀾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頽墉四毀荆棘成林左右民多鑿其中築宇記劉備

改魚復爲永安仍于州之西七里別置永安宮

接上祠屋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二分割據紂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福

一作秀

一作運

一作移

一作難

一作恢

一作終

一作勞

一作勞

張輔樂萬俟詠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寧內

武以折衝殆將與伊呂爭儔首徒樂毅爲伍哉中聞長老言陳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崔浩與論曰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

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崎嶇之砦僭號邊鄙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爲偶而以爲蕭

曹亞四不亦過乎謂蕭貶亮非爲

失實此詩所以正浩之遺論也

諸將五首

自程山皆殺天下軍興父而赤壁公作五詩以誠制勝有五詩惠名于時指括盡當時用兵以來事情

漢朝陵墓對南山。回廊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漢朝陵墓

張載七哀詩云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子恭文帝相望原陵嘗廢應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

聚壞過一抔便房床幽戶珠翠離玉體珍寶見剝擣魏文帝典論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鑄骼骨并盡黃泉傳卓自留屯畢主

苑中使呂布發諸帝陵及

玉魚

草述西京新記宣政門內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數十騎駿突出高宗使巫祝劉明叔問其所由鬼曰我漢楚王戊太子成葬於此明叔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成無後尚得葬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隨坐病成天子于此葬我喪書自遺誤耳明叔因宣詔欲爲改葬鬼曰出入誠不安改葬幸甚天子飲我玉魚雙及墓掘玉魚宛然棺柩畧蓋

金盃

吳若本注云金作玉

悲聲情悲杜
前所有

漢武故事茂陵事本言玉枕按漢武故事鄭縣有一人于市貨玉至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光自呼吏問之說市

人形貌如先帝沈炳行經漢武通天臺表奏亦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盤遂出人間舊注引于寶搜神記盧充幽婚事雖有棺中金枕與陵墓無與也

北斗殷

英華辨證漢書有朱旗絳天杜云曾閃朱旗北斗殷則是開朱旗絳天閃見斗亦赤也本是殷字於顏切紅色也修書時

宣宗諱正策或改作開今既祧不復不作開二水在長安西北是春叶蕃請和諱則是殷字何疑左傳左輪朱殷涇渭郭子儀以利我不虞乃遣兵戍奉

天即此以吐蕃言祿山亂陵墓為號況發以与戎之近乎淫泆之防不可忽也林子

地也

之地故首及之

箋曰此詩指漢朝陵墓以喻唐也宮闈陵墓並對南山有充奉屯衛之盛而不能禁口口之人故曰千秋尚人關也祿山作逆繼以吐蕃突厥未已跋突厥有發掘之虞玉魚金梳借尋常墳墓之事以婉言之不忍加張聲七哀所謂便房啓幽戶珠柳離玉體斥言之而無諱也昔日玉魚才蒙葬地旱時金鑿已出入聞曰昔日早時言變亂修忽不可常保也指西戎入犯之促數故日見愁汗馬指口口焚宮之燒焰故曰曾閃朱旗所以告戒長安之諸將者

如

前第

此四句詩人依

進以押故全名

回詠以教中第國
之私也故追之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訖
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回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

此急

前第

水清獨使至尊夏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三城

舊書神龍二年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

擊娑葛仁愿乘虛奪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以拂雲祠爲中城相去各

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燧一千

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呂溫三受降城碑曰跨大

河以北嚮制馬之南牧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

北闢斥候迭望幾二千所分形以據同力而守納陰山於寸眸卷大漠於掌

涉河而南門用晏閉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竿鞠虎瀛定

保塞一隅之安空苦寒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勲不集欣後賢愚迭任工拙

異勢城壘險固冠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俾壘而旋吾知韓公不

瞑目於殊山反范陽河北皆陷郭子儀以孤軍起朔方賊將誘河曲

地下矣回乾九府六州部落數萬逼行在于儀以回乾首領薦選支擊

走之回乾太子葉讓自將助討祿山戰于澧上賊詭伏將襲我回乾馳勇其

伏出賊背夾攻之賊大敗逐收長安新店之役眇陳出輕騎子儀悉軍追掩

賊張兩翼包之官軍亂而却回回乾望見卽踰西嶺從後擊蹙且全飛矢射

賊賊驚曰回乾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官軍乘勝逐收東都由此觀之汾陽

以朔方孤軍收復兩都皆賴回乾助順之力故曰豈意盡煩回乾馬也肅宗

卽位日朝廷草昧軍容單寡詔子儀尤弼班師赴行在國戚始振故帝唯依

朔方軍爲根本僕固懷恩曰朔方將士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恩故更今日翻然遠救朔方兵故知助順之功不獨在朔方矣

潼關

廣

元年吐蕃度便橋上幸陝至華州豐王珙見上于潼關上至陝恐吐蕃東出
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曰若出兵藍田口必不敢東向自晉舒失守之後
漢關之險與賊共之僕固壞恩誘回紇吐蕃連
兵入犯蹂躪三輔故曰「來不覺潼關隘也」
昭太原冊府元龜高祖師次龍門縣代水清太宗生時有二龍戲於門外井
中經三日乃冲天而去○龍定猶聞晉水清卽李淵所謂神堯以一旅敵天下
下也其感

晉水

一行并州起義堂領
我高祖龍蹕晉水鳳

漢如此

箋曰當景龍之時張仁愿築城曰腹中制其南牧猶以狼居溝海絕幕未空
爲恨不及百年而□□作逆回鶻助禍堂堂中夏借力□□以資匪復國勢
之寢衰如此邊事之倒置如此不亦傷乎是以悲潼關之失隘思唐堯之一
旅勸勉河北諸將不應無韓公之老謀而以城遺君父也往余沿襲舊聞謂
責諸將不應借助於回紇當盜發幽陵天子西走汾陽提朔方孤軍轉戰逐
北杳積之窮伏西窮之却迴非回紇協力奮擊或出其背或出其後勝負未
決兩都之收復未可知也當此之時能預料其怙恩肆掠逆而拒之乎魏勃
曰火大之家當先白大人後救火子此切諭也故昔謂豈謂書煩云云乃俯
仰感嘆之詞非以是爲謀國不減而有所彈刺也有言末章二句屬勸勉汾
陽之詞汾陽自相州罷歸部曲離散承詔日覽下才數十騎僅免於朝恩元
振交口訾謗少陵於此時惜之可也訛之可也又何厭恥三十之管把其短
長乎新書亦謂太宗能用突厥而肅宗不能用回紇冤圖書生不識世務
略論頤安談兵事如此
錢者皆曰一矣也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
貢薊門何處盡。堯封朝廷袞職雖多預。一作準
備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袞職

後漢論王暘李膺彌縫
袁闢注彌縫猶補合也

臨邊

廣德二年王暘同平章事其年八月代李光弼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

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留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曆三年領幽州盧龍節度又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東軍

節

度

笑曰此責朝廷之大臣出將者也將相大臣當安危重任不思何以歸職
復封疆補袞職於朝廷供軍儲于天下如王縉者不通莫耕勤農務本平有
司之職業而已曰稍喜者蓋深致不滿之意非褒詞也朝廷袞
職恩得中興賢佐如仲山甫以補袞職非尋常諫諍之謂也

廻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氣祲未

不作

全銷越裳翡翠無

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捕

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

良裕
翊聖朝

銅柱

水經注昔馬文淵積石爲塔遂於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林邑記曰馬拔樹兩銅柱于林邑岸北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新著瓊王本

曰馬文淵立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倫益期歲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疊東涯海明皇令特建何屬尤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越裳

開元中用中官楊思易將兵討安南五漢鑿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越裳

龍州等處首領思易有膂力威忍好殺積屍爲京觀

大司馬

舊書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上元二年所至立功拜兵部尚書詔羣臣子尚書省送上揚炎宣武受命

總戎

至德二年九節度討安慶堵于相州不立統帥以魚朝恩爲親軍客

宣慰處置使親軍客名自朝恩始廣德元年改爲天下親軍客宣尉處置使程元振代輔國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充寶儀尚書兼射冕兵部尚書輔國

侍中

應劭漢書侍中周官也金璫有昭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應軍使賜侍中漢官儀侍中左燁右昭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褒善虎子之屬晉與服志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燁爲飾補以貂毛黃金爲竿侍郎方三尺一寸二分六釐半寸半寸中補左常侍補右燁同不滿少者則任選

蓋曰此深戒朝廷不當使中官出膺也楊思易討安南五漢鑿井好殺故趙棠不貢呂太一收珠南海阻兵作亂故南海不靖李輔國以中官拜大司馬所謂殊錫也魚朝恩等以中官爲親軍客使所謂摠戎也炎風朔雪皆天王之地只當捐求忠良以翊聖朝安得偏信一二中人據將帥之重任自取瀆

懷平庸代間國勢衰弱不復再振其根本者

在於此斯豈非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與

解卷最試

機言天下諸物而未
首歸列蜀十哲
太以身居其地
親切言之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其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盃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古琴材

數舉盃

新書鴻漸入成都攻事一委崔寧日與僚屬杜亞楊炎縱酒高會獨坐錄載酒出端至嘉陵江與從事楊崖州杜亞登驛樓

望月行鶯燕語逐命家僮取鼓與板笛此云軍令分明數舉杯蓋開譏其日飲不事事也人涼詩於嚴武云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則鴻漸之縱飲於安國之夕以爲中言蜀地險遼安危在人追思嚴武之功所以為當時任事者榮志荒矣也然出羣之材宜惟蜀中是賴凡為將者宜知之

箋曰此言蜀中將帥也崔肝殺郭英乂相茂琳李昌夔楊子琳舉兵討肝蜀中大亂杜鴻漸受命鎮蜀畏所數薦之于朝請以節制護軒茂琳等各爲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劍南東西川副元帥王恩尤隆於嚴武而吳性無遠略彈肝雖武反委以任姑息養亂日與從事置酒高會其有媿於前鎮多矣公詩標巫峽錦江指西蜀之地形也曰正憶曰往時感今而指昔也主恩則是而軍令則非昔人之三杯何如今人之縱飲如風者真出羣之材可以當安危之寄而今之非其人居可知也

公身居蜀中而風刺出鎮之宗廟故其詩指遠而詞文如此

秋日夢府詠懷奉寄鄭監

李賓客

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

雄劒鳴開匣羣書滿繫船

草堂本云一作所向皆窮盡餘生日擗船亂離心不展

方數峰心于辭民也世亂而不得

得為中興子惟老而思焉

出亡之人是此詩者多聞念

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青華歲月遷

登臨多物

色陶冶賴詩篇夾束

滄江起巖排石一作樹古也

有時驚轡嶂何處覓平川

鵝鶴雙雙舞獮猴壘壘懸

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

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

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

扶行幾屐穿

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

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

瓜時猶旅寓萍泛苦夤緣藥餌虛狼藉

秋風漂

靜便開襟驅。黃作社瘴癘明目掃雲煙。高宴詣侯禮。佳人上客前。哀筆傷老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

子弟傳法

歌聲變轉

滿座涕潺湲。

御晉中丞進開梨

因懷故向問誰
追尋舊草回首
宿師北移出首
已入袖境

夔州僻回腸

杜曲煎卽今龍旣水

莫帶因。西京龍旣門苑

中影

効。川作流石馬門內

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庭

威滅蜂蠭戮力

憶止戈

鉗奴僕何知禮恩禁錯與權

回星一彗李

川作闕

黔首。葛應川作

遂拘攀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燭業成陳始

王兆喜出于吹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

望鴻鴈美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微一柱

數道里下牢千。鄭在江陵李在夷陵鄭李光時論文章竝我先塗河

漢中興主帝出
不世賢詩入鄭

此下東坡自已言
將去延州而往三
後沙至華陽往
數出許多事情

尚清省沈宋歎聯翩。律比崑崙作音知燥溼絃風流。
俱善價悵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
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立。馬來
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
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
凌絕境。桂句染華歲。每欲孤飛去。徒爲百慮牽。生涯
已寥落。國步乃一作尚。迫。遭衾枕成蕪沒。池塘作葉捐。
小家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班鄧鎬。秋蔬作影。
澗灑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廻首。喧爭懶
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鷺。蕭疎聽
晚蟬。離蠅蒙記憶。烹鯉問沉錦。卜美君平杖。偷存子。

洪武丙子夏
後山告之義與舊
說變州而終不同

敬。匱囊虛把釵鉗米盡坼花鉗。甘子陰涼葉茅齋八。

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

市暨音沈次人目市井處曰市暨八陣圖市暨夔人語也江水

橫通山谷處人謂之瀼羈紲心常折棲遲病卽痊紫收岷嶺芋。

云紫狹
天下第一

白種陸池。

家一作

蓮色好梨勝煩攘多栗過拳勑厨唯。

味求飽或三鱸兒去看魚笱人來坐馬鞍。

一作

二云俗與鄰岐室朋也坐馬鞍

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壓抵公畦陵。

京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渠梗枝音去聲

村依野廟墻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

一作

一作

何如穩醉眠誰云行不逮。

一作

自覺坐能堅霧雨銀

章灘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翩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交辰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

一作

一作

處不逢

一作

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

此處建中興寺
之蓋以功名之事
望諸公而卒許
為雙峰之活活

肝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盡青簡。爲誰編行
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檄。颸擬控鳴弦。身
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

石名高晉。

鄭高倚得斯

太傅之風

昭王客赴燕。

李宗觀有燕略

之美燕周之奇

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

一作席

雲寧在淹留。景不延風期。

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

辭解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

隨聚散。澤國遙迴旋。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

金鑰峰

金鑰峰。生轉眄。橋井尚高寨。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跕鷺。晚聞

多如教。卒踐塞前愆。領凱丹青列頭陀。琬琰講衆香。

此段爲通篇之結。是所傳之歌也。故不著篇名。而以

淡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任體孱。金鑰

空刮眼鏡象未離鉎。

二云平等

一本難諒

以見孝子之意

煮井

寰宇記大寧監本夔州大昌縣前鎮溪井山懷增
壁之中有鹹泉湧出土人以竹引泉置鑊煮鹽

燒畲

劉禹錫畬
田作何處

好畬

田圃園稅山底鑽龜得雨卦上山燒卧木又竹枝銅錢金釵來負水
長刀短笠去燒畬舊注楚俗燒燎種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研畬其刀

以木爲柄刃向曲謂之畬刀

搔頭

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開元曲

長安志長生殿教坊唐紀曰玄宗置左右教坊於蓬萊官側帝自爲法曲樂以教宮人號皇帝梨園弟子唐會要開元二年上以天下無事聽政之暇于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太常梨園別教院法歌樂章曲等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此院其後李翴年流廢江南每遇良辰美景常爲人歌舞閣座上聞之莫不掩泣而罷酒龍廄

堆錄後苑有驥德院禁馬所在韋后入飛龍廄爲衛士斬首蓋自玄武門出宮入廄也

六典東都玄武門內之東曰飛龍厩

錦袍

摺集有山水袖褶賦其序曰皇儲監國餘辰

代宗初年也予嘆喻其幸陥猶所謂賢多隱居釣王肯戴同歸也

燥濕

廣絕交論客所謂撫絃徵音未達

益有緩急徵柱推移不可記也

梨栗

蜀都賦紫梨庫江陵漢舊縣屬南郡史記江陵故郡都西通巴巫在巴武之東故曰東郡也嚴君平卜筮詩君平曾貢卜卜肆荒已久至今杖頭錢時時地上有

君平杖

益州記順橋東有嚴君平處土高徵丈也严君平卜筮詩君平曾貢卜卜肆楊震傳冠

二鯪

楊震傳冠雀聲

魚飛集講堂前注譚音善臣賢按續漢及謝承書鑑字皆作鑑然則鑑古字通顏氏家訓孫卿云魚鱉鑑空韓非說苑皆曰鑑如蛇鑑如蠅並作鑑字假鑑爲譚其來久矣按楊震傳三鑑音善所謂假鑑爲譚者也禹雅釋魚者知然反陸德明音義張連反卽黃魚也此鑑館之鑑杜詩所謂三鑑也益用楊震傳三鑑而兼取郭陸音釋未知當否吳曾曰以楊震碑考馬

之則云貽我三魚以辨鑑鑑則稱鑑

皆未必得其真也

馬

鑑

蘇秦旣貴張儀來謁

雙峰寺

舊書達摩傳慧可繼可慧可晝斷其左臂以求坐于馬鞍而食之

與道信並住斬州雙峰山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贊寧高僧傳道信禪師留止廬山大林寺十年斬州道俗請度江北黃梅縣見雙峰寺有好泉石卽住入山三十餘年斬州東山弘忍七歲至雙峰信喜付法衣寶東山法門六祖得法于東山削柏醫于法性寺移住寶林寺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苦誦入雙峰曹溪寶林傳云能大師傳法本處在曹溪寶林寺寶林後桃雙峰咸淳中魏武帝玄孫曹叔良住雙峰山寶林寺左人呼爲雙峰曹溪漢儀國二年叔良患地子大師自開元以來時人乃號六祖爲雙峰和尚今抄信忍二祖並住雙峰寺寺號東山故稱東山法門六祖還嶺南自云於苦畏樹下開東山法門昔人云天台之佛鑑猶齊之深洲故所至可以稱東山子各立其師爲第六祖而北宗達尊秀之弟子普寂立爲第七祖李華大德雲禪師碑云自詔授達摩降及大德禪師七葉相承謂之七祖中岳越禪師

報宿四祖寺詩千林樹下雙峰寺亦其詔也

第

二宗弟

記云摩訶七葉至大祚禪師王續大證禪師碑敘達摩歷傳至大通大通傳
大照相傳如嫡密付法印大通卽秀大照卽寂也獨孤父三祖碑云能公退
老子曹溪其嗣無聞秀公傳普寂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三是時曹溪頓門
孤行嶺南秀公師弟南京法主三帝門師帝王分座后妃臨席兩宗喧寂門
宇天淵至之之文可謂實錄矣開元末荷澤會公直入東都面杭北祖致背
寂之門盈而復虛天寶收復設壇度以助革須能祖宗風於斯大振王淮撰
六祖能禪師碑云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問道於長年雖未後供樂最上
乘會自叙六祖宗脉房琯作六兼圖序而後漢旦六祖之傳始定公與右丞
房相皆歸心於曹溪不許北宗門入躋秀而就能者也故其詩曰身許雙峰
寺門求七祖禪旣曰身許雙峰知其不許度門矣七祖之禪門系之以求則
知李華諸人所叙大照七葉者固未可就定爲宗子矣張燕公南北兩事者也
撰大通碑極嘆深廣而六祖之號關如豈非南海一瓣香故有深寄與房相
六葉公求七祖金湯護法之深旨固可以參考也然上元遷捨之後真宗般
若宗風茂著水南弟子豈無援祖功德之議刊正祖門之統系者公其或
以大覺既沒佛衣不傳不應循北宗之例建立七祖滋宗門之評論聊以門
求七祖示置衣之徵旨與貞元十二年普定禪門宗旨勅立荷澤爲七祖劉
禹錫送宗密上人歸草堂云自從七祖傳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門處集敘曹
漢後系亦定以荷澤爲首如洪覺範輩執知見糾撻或非通人之所與也不能繁叙聊舉一頭陀

姓字英賢錄王中字簡柄爲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爲以詢識者

贈李八公

一作秘書別二十韻

在鄧州因學泉闡說文通釋以爲王少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

六龍瞻漢闕

一作萬騎略

一作姚

墟立朔廻

一作還

天步神

都憶帝車一戎繞汗馬

百姓免爲魚通籍蟠螭印差

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

喜異賞朱虛冠盜方歸順乾

坤欲晏如不才同補袞

奉詔許牽裾鴛鷺叨雲閣

麟滯玉除

一作石渠文

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疎飄泊哀相見

不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

一作餘

觸目非論

故新文尚起予清秋凋碧柳

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

幟經過歎里闐戰連脣齒

一作國

軍急羽毛書幕府籌頻

問

山鵝子詩杜相公初履幕府參

山家藥正鋤

一作青城比風

台星入朝

謁使節有吹噓

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撾對駁抗

一作抗

抗

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御轍金
駢冕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鈎落恩波錦帕舒此行非
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旆作旆依顏色汎流想疾徐沉綿
疲井臼倚薄似樵漁乞去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
陵斜晚照澗水帶寒漪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旆

中補右

公於肅宗初拜左拾遺所謂中補右者必李秘書於是時官右補闕也中者右補闕屬中書省也上元初謂上之元初非若寄

題草堂詩經

姚墟

後漢郡國志漢中郡城固姚墟在西北前書曰在西城

營上元始也蜀先至漢中等也

朱虛

漢文帝卽位先封太尉朱虛侯等而後封宋昌肅宗行賞

爲驗音徵詞也

抗士卒

吳曾漫錄上林賦抗挫也吾官切言李方入對宜論局中師老財匱也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曰驚邊抗士麗犯

蕃羌塞上林賦揚翠葉抗紫莖張揖云机动也音允五臣作抗音

允渝曰抗挫也講德論抗士亦同吳曾蓋取五臣音以釋此詩耳

傳兒女常疾相倚薄

井臼

謝靈運詩拙自操井臼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慙蒸。遠山一作天朝白帝。深水謁。

謂出

夔陵遲暮嗟爲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

旁起坐落鴈

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澗逾澄。昔歲文爲理。羣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

以儒稱。太后當。

一作陸

朝肅多才接迹昇翠虛。捐憇。

丹極上鵠鵬冥引春壺滿酒

恩分夏簾冰。彤章五色筆。

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書偕褚薛能。老兄真不墜。

小子獨無承。近有風流作。聊從月繼。

一作映徵放蹄知

赤驥拔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

一作解纖毫欲自矜。神融

蹕飛動戰勝。洗侵凌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迴首追談笑。勞歌跕寢興。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

驂閣遠

一云潘安
雲閣遠

黃霸璽書增乳贊

胡大好
有力也

號攀石儻。牒訴

落藤蘿囊親道士

灰劫問

僧憑久烏皮拆

作
簪稀

一作
白

帽稜

林居看蟻穴。野食

去聲一作
辛亥作待

魚晉筋力交

彫喪

一作
飄零

免戰競。皆爲百里宰。正似六安丞。姪女

縗新裏。

丹砂冷舊秤。

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鍊骨

調情性。

張兵撓棘矜。

養生終自惜。伐數

一作
扳

必全懲政

術甘疎誕。

詞場媿服膺。

展懷詩誦魯。割愛酒如澑

李齊
美名

注云平生所
好消渴止之

咄咄寧書字。

冥冥欲避矰。江湖多白鳥。天地

有青蠅

夔陵

襄子記。峽州春秋戰國時並爲楚地。故曰荆門。尤牙卽楚之西塞。白起又楚燒夔陵卽其地。荆渚記云。夔陵郡居大江之上。西通金蜀。故

夔陵有安獨

家聲

劉允濟博學善屬文。與王勃早齊名。垂拱四年奏上明

古城在焉

堂賦則天甚嘉歎之。手制褒美。并著作郎詩云。學並庫

王敏又與膳部同事

天后知爲允濟無疑

捐駟廬

東京賦。捐應縣龍。猶枉注捐擊也。

駿閣

秋興賦序以本

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六安丞

後漢桓譚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

爲華州司功。故曰。皆爲百里宰正仰六

安丞也。劉蕡與公同謫者不知其名

妃女

參同契。河上妃女。蓋而單祿。濃真人丹訣。妃女隱在丹陽。

中注妃女

郎承也

夔府書懷四十韻

此詩作於大曆元年。時杜甫困居夔州。故曰。夔府書懷。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
扈聖崆峒日。端居灔澦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
遂阻雲臺宿。一作臺常懷淇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風

淒其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

躰。緇病隔君臣。議一作誠 懈紓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劖

撥年衰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洒

亂交頤。四瀆樓船汎。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

落丹墀。先帝嚴靈虛一作虛 寢。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遼

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藜。總戎存大體。降

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

望卷西內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休一兵鑄農器

講殿闢書帷。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

答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爭均賦歟

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緣林寧小患。

雲夢欲難追。卽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睂議一作義堂猶集。

鳳正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鉏。蕭車安不

定。蜀使下何之。釣瀨疎墳籍。耕巖進奕墓。地蒸餘破

扇。冬暖更織絲。豺遘一作擭哀登楚。鱗傷泣象尼。衣冠迷

適越。藻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

反樸。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

勸業凡百慎交絰。

雲臺

後漢樂毅爲郎督直臺上無被
枕杜蔡質漢官儀尚書入直臺下

受遺

肅宗崩李輔國弑肅后及
國也肅宗以丁卯日崩戊辰始發喪於兩儀殿宣遺詔故曰先帝嚴靈疾告

紀實以示諭也

膠添

吳若本注用乘甲事是曾沒錄謂豫附乘甲也東萊

示諭也

膠添

注膠添所以爲了缺水之多則田父以謀求爲差也

東萊注鐵羨藜所以禦馬所
在市疾藜於地而行人避之

總戎

東萊注總戎代宗也時爲元帥

西夷

謂代宗初

書帷

東方朔傳文帝集

雲夢

代宗御位復授宋襄襄州節度使分裝復行之

上書奏以至嚴不

兵爲瑱所敗瑱入朝謂宗以精揚失使固懷恩上

書曰公有日求寧父

明近不示其非晦遠無往不疑懷近則追數人

蓋皆不至責畏中官諱曰未受陛下宋夷范志誠布曰公私其日言人則爲

來寔不復還矣代宋以詐殺瑱而

審錄皆以此所謂其要欲追也

集鳳

蜀都賦曰議政爵堂秦邑獨斷其

明正處而猶疑異意者曰疑議聚境曰某官某申議

以爲如是不言臣愚認議其非疑議不言謙與

也

蕭車

南齊書南郡王多召武年資爲南郡太守上以

育者請名臣及以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

無采材虎方遼轍督

楚指聚作登樓賦也

遊睢

弘縣南有睢水渾水睢水之水出文章故有翻

翻藻錦日月無盡以

後漢書水注中顯宗追感前世功

奉大子宗廟御服焉南宮

立乃圖書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名退軍爲接秦晉志不能擊退復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流舊說綏謂

也又綏謂安丘書務在進叔壯言其退以安行卽寫大罪故以綏爲名李

商公曰綏六害總也調軍不戰但交綏而退猶云交馬而還也東萊注此兩

句深戒大臣及諸將成功成圖保當以交綏爲喚勿輕使志之不堅而後可也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

果溪友在得錢留白魚。

商也離別下揚州憶上西

一作
蕪

陵故驛樓爲問淮南米

遊

責賜老夫乘興欲東流

作

西陵

水經注浙江又逕西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會稽志云西陵城在蕭山縣西十二里謝惠連有西陵阻風獻康樂

詩吳越改曰西興東坡詩爲傳鐘鼓到西興是也浙江通志西陵城吳越改

爲西陵驛按白雀天客徵之泊西陵驛見寄云烟波盡處一點白應是西陵

古驛臺則西陵舊有驛至吳越始改西興耳

東游

越絕書秦望東游之會稽水經注會稽山東有刪去禹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

遊者多探其穴也會稽志云晉宋人指會稽刻中皆曰東如謝太傅傳云海道還東是也公詩亦云東盡白雲水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爪憶故丘

侯

一作南

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爪

作

州

今鄭私

東

湖

秋爪

水經注長安第二門本名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又名青門門外舊出佳爪是以阮籍詩曰昔聞襄陵爪近在青門外南出東郭第一門本

名覆盆子其南有下孔城廳砌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州門

袁州

鄧裕大曆中爲袁州刺史爪州必袁州之譌也

袁州

張

遊城南記潦淥水涉磚不原西望香檳亭下原瓜州村北中居
酒水之陰許澤集有印淮南相公重遊瓜洲詩在南相公杜佑也注瓜洲村
與鄭莊相近鄭莊處郊居也春爲凌之姓其

居必在瓜州村所謂每見秋瓜憶故丘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水部郎中薛據

沈范

何遜傳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一文一咏雲輒嗟賞尤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李義山詩雲夕咏芙蓉何郎得意初此時謠最賞沈范兩尚書

薛據

唐會要天寶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與文薛公達墓誌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後山云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據之詩也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

二云第二句作葛葛

——飯未曾

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校書郎雲卿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頸一作項鷺

鯿魚

襄陽者舊傳岘山下漢水中出鯿魚味極肥而美襄陽人採捕遂以燒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魚爲水族上味孟浩然時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是也

陶冶性靈在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

一作存

陰何苦用心。

陶冶

邵氏聞見錄少陵陶冶性靈存底物本於源之推至於陶冶性情從容誠諒入其滋味亦樂事也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漫

陳作蔓

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

相國籍右丞弟今

藍田

唐國史補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立性高致得宋之間惲川別業山水勝絕今清源寺是也

相國

金鑑記唐王維字摩詰弟

祖諱張說不得與焉盧氏雜記王維好與人作碑銘有送潤毫者誤叩其兄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先帝貴妃今

陳作俱

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

櫻戲玉座周悲白露園

荔枝

舊書帝幸臨山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
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齊唐國史記貴妃生于蜀所食荔枝南海

所生尤珍者故每歲飛馳以送然方暑而熟經旬輒敗梁史外傳十四歲
六月一日貴妃生日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其板晉十
五載六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縊于佛堂前之梨樹下變鶴而南方進
荔枝至京都之長安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按諸書皆云南海進荔枝蔡
君謨荔枝譜云貴妃嗜涪州荔枝歲命驛使東坡亦云大寶歲貢取之涪益
當時南海與涪州並進也若後漁隱據此以謂雜賜取之嶺南長安來自已
獨南歸道里遼邈所記必誤書生寒儉之語可發一笑耳方輿紀勝妃子園
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當時以馬遞騎載七日七夜至京人馬斃于路者
甚

笑曰此詩爲蜀貢荔枝而作謂仙遊久閑時廬未改自傷流落不獲與矣方
花果共曉寢園不勝園陵白露清秋草木之悲也題云解悽者觀朱櫻之續
獻武宗期之再安收京詩云歸及薦櫻桃卽此意也次下三首繫括張曲江
荔支賦而作曲江謂南海荔枝自果之中無一可比以其產於殊方京華莫
之知固未之信左思賦與龍眼齊名而魏文奇引蒲桃龍眼相比是時二方
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故其賦序曰物以不知爲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
終然承屈士之與彼何以異也今詩濱戎一首言物之以不知而輕也誠曰
亭十里今莫致門九重今曷通山五嶠今白雲江千里今青楓此非所謂青

楓隱映石逶迤乎賦又曰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每被鑄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非所謂京華應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乎翠瓜一首言殊之以無比而疑也賦曰受精氣於離震委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蔚榮氣含造備四時之氣非瓜李夏榮梨為寒成之可擬也賦又曰沉美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柿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諸果雖枝蔓相同而荔支以遠方獨異固將欲神體露不數甘橘而無比見疑牽連凡果不唯妄擬蒲萄抑且下同瓜李此可爲嘆息也側生一首言達不可驗終然承屈也誠曰陁下澤之沮洳惡潛崖之險巇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處詩曰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下帝傷真作酸南齋不生禁近暨盤根擢本有異乎印竹蘭桂而反被側生之謂如曲江所云也物之受屈如此雲經年衣老妃駘背俾不如殊方花果猶得奔騰傳置以博羣眉之一笑士之無踰而承屈始有其焉公於曲江之賦慨仰痛嘆而終歸於釋悶者良有以也古人雖漫興小詩比物託諭必有從來注家不知大意鉤索字句往輒忘不通聊書其概如此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中舊見無顏色

陳作京華應
見無顏色

紅顆酸甜只自知

瀘戎

方輿紀勝自瀘州城北汎江而下七八里有杜頭荔枝品格與他園爭勝又有程氏園在州城上流三十里荔枝連亘品格最多獨中荔

故遺名之品為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涪州以妃子傳名其實不如瀘州

無顏色

白樂天荔枝園記云若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

變一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矣唐

書云鳳凰飛跡以進方晉而熟經有輒敗

紅顆

酸甘曲江云彼聚味之有五此甘滋

之不樂人叙云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漿滋甘如醴略皆言其甘也然君謨六今之廣州郡與夔梓間所出大率早熟肥肉潤而味甘猶子美所

食者要薄間蕩枝也

故有紅顆酸甜之語

翠爪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
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曲白賦直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甘橘凌蒲涼以見擬亦古人之深矣甘橘蒲萄猶不堪比擬况張梨木李之凡果乎公詩申明此意謂諸果不異枝蔓而荔枝以遠生獨別其喫澀之狀甘滋之味不達於京華使人以凡果相題曰十之孤遠遠世不能自拔於流俗正此類也杜解云言荔支與上四果枝蔓無甚特以生於遠方世遂貴之耳爲此言者其將矣荔支等於凡果乎抑亦抑而下之以爲不應貴於凡果乎文義違反至此極矣

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官滿玉壺雲罄布衣駘
背死勞生重

馬翠眉須

刺作人害

左太冲賦云邛竹筍嶺桂曉庭芳挺龍目側生荔支曲江賦全反其譌故曰雲煙沃若孔翠於斯竇根所盤不高不卑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箋

此諦云側生野岸及江蒲正曲江所謂側生見疵也左氏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澤之產蒲明矣而趙注以茲爲蒲或又引劉熙釋名以蕎爲蒲皆曲解可笑

也

復愁十二首

送後與孫女同在

人煙生處僻

一云
寒風

虎跡過新蹄野鶴

一作鶴又作
鶩音作雉

翻窺草村

船逆上溪

釣艇收繩盡昏鴉

一作
晚

接翅歸

吳作
歸

月生初學扇雲綯不

成衣

月生

李義府詩鏤月爲
歌扇裁寒作舞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

昔歸

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身是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逕老恐失柴扉

金絲鏤

作
鏤

箭鏃

一作
箭

車尾製

一作
掣

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

路難

○由何曾盛于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話一作天覓封侯

正觀銅牙努一作前開元錦獸張花門一作前好此物棄沙

場

弩張

南越志龍川有營洞常有銳牙弩流出水皆以銀黃雜鏤取之者久而後得父老云越王弩營也漢書材官獵張如淳曰能彌強弩張之

銀黃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

一作角
突作推

榮華

翔麟

唐書要貞觀中骨利幹獻良馬自是其中十匹尤勝人余奇之各爲製名各曰十驥九曰翔麟紫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皇城

江淮

鵝曰唐自大寶之後輿地半爲盜區所賴江湖之地不
失猶得藉以爲國故史有唐得江淮財濟中興之語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

賞魚

會要蘇氏記曰開元八年中書令張嘉正奏曰致仕官及內外官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閱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

以爲榮寵以理大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給榮例兼魚袋謂之章服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

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鬪戰欲何須

箋曰河北諸將歸順之後朝廷多故招聚安史餘黨名據渤海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籍爲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雖名藩臣屬廢而已故聞其入朝者而作詩首舉謠由以不武督勦之以周
宣漢武勤勉之以爲孝子忠臣而末二章則舉臨淮汾陽以爲戎義其立意
深遠如此題曰歡喜口號實惆乎有餘悲矣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口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工
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雜種

舊音安祿山營州鄉城雜種口人也本無姓氏名札華
山史思明本名卒于營州寧口州突厥雜種口人也

喧喧道路多歌口謡河北將軍盡入朝始
王室正却交

舊音好命江漢客魂銷

大曆二年正月淮南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三月汴宋節
庚辰田神功來朝八月鳳翔等道節度使李抱玉入朝

不口

一作北

道諸公無表來茫然

舊音莊一作使

庶事遣

一作使

人猜擁兵相

學干戈銳使者徒勞百萬迴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靜妖氛

氣聖壽宜過一萬春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爲心小一身燕趙休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

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戲金帛器用珍玩駿馬爲帶共剋幣錢二十四萬當
秦上言請却之不聽此詩稱頌聖哲實則諷諭代宗當却諸道之進奉也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時入帝鄉

澆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桉抱青丘苞茅重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

山東十道志有河北盤山東唐制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

削成

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郭曰今山形上大下小峭

峻也如延平詩歲華因削成

青丘寰宇記青丘在青州千乘縣齊景公有馬千駒呼于青丘此是也

東逾遼水北滹沱星象風雲喜氣共和紫氣闢臨天

地濶黃金臺

俊賢多

遼水

水皆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縣于遼所又名
乾河源有遼山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縣入大遼水也

滹沱

宋字記滹沱河源出代州繁峙縣東南孤阜山接滹沱河在今代州繁
峙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卽尤武所度處今終歸滹沱之危渡口

金臺

寰宇記金臺在易州易縣東南三十里燕昭王所造置千金于上以招賢士
又有西金臺俗呼此爲東金臺又有小金臺在齊東南十五里卽郭隗臺也
王隱晉書曰段匹磾進屯故安縣故無太子丹金臺二說不同水經注故安
城側水東出金臺陂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步南北加城
高十餘丈昭王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
垂燕昭劍之子丹踵之於後故增館尚傳鐫刻之名

漁陽突騎鄆鄆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卽歸雙闕
舞雄豪復遣五陵知

五陵

西都賦南出杜霸北五陵
漢英侯之域穎冕所興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雖老一作惟有
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舊書光弼輕騎入徐州。田神功遂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憚其威名。相
繼赴闕。及其懷魚朝恩之害。不敢入朝。人疑其有異志。因此不得志。愧恥成
疾。而僖公則以諸將入朝歸功。臨淮以白頭赤心許之人。哀詩云。直筆在史
臣將來洗籍儀此公之直筆也。中興戰功首推郭李。並受朝恩。元振識薄。郭
以居中自保。李以在邊受疑。亦有幸不幸耳。此詩以
李郭並誦。良有深意。史臣目論多所軒輊。不亦陋乎。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興
主功業。汾陽異姓王。亂由安史之功。始李唐。終于朱氏。少者十載。多者二十年。雖非一朝一夕。豈無其故。不加註焉。

喜聞盜賊蕃寇摠退口號五首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海黃河卷塞雲。北極首作四轉愁一作譯
龍虎氣。西戎休縱囚。羣

御曰。舊史云。唐九年九月。吐蕃滅靈州。進逼邠州。十月。靈州奏破吐蕃。二
萬通鑑。十月。洛潤奏破吐蕃。十一。靈州城下。唐志。蕭關在武州與靈州相近。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音作煙塵朝廷忽用哥
幣。將殺伐虛公主親。

開元十九年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告哀仍請和上不許十二月吐蕃雙
不堡城益嘉運不能守玄宗憤之大寶七載以哥舒翰爲麗右節度使攻而

拔

之

空廟西極北過崑崙驅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年吹
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

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盤最來多舊隨漢使千堆
寶少答音作
解王萬匹羅

勃律

西陽舞姬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于左歲庫中得五色玉杯
上怪近日西賈無五色玉今責安西諸蕃言凡常進皆爲小勃律

所步不遠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希座林甫贊成上意且云武臣王天
運謀勇可將乃命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
禍落其手出賣玉騎貳貳天子不許卽屠城據三十人及其珠璣而還勃
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我不詳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
雨風吹小海水成冰枉之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惟蕃
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水猶
冷如山隔水見兵士死立者坐者望徹可數中使將反水忽消釋眾疑亦不
復見新書大勃律直叶番尚與小勃律接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處距吐

番贊普牙

玉河

五代史子闐國南三千

百里曰

玉州

云張騫所窮河

東八百里

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

此山也

其河源所出

至于闐分

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

三河皆有

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竭王勝玉于河然後國人得勝玉

以取玉

又謂之堅昆

西陽雜種堅昆部落其上代有

荒之國也

本名結骨

又名石易

又謂之堅昆

西陽雜種堅昆部落其上代有

碑與符牛交而生其人矣黃日綠亦號號其號號俱是者

漢將李陵及其兵

衆之亂也

箋曰按奘師西域記云勝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西寶主北馬主東人主
象主印度國也人主中夏國也馬主突厥國也寶主□國也漢通三十六國
比英抵條支而歷安息隔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四萬餘里唐置八蕃
亦云西至波斯吐蕃突厥所謂四主者前古未聞也公此詩云劫律天西采
玉河堅昆碧器最來多與東方寶主之記最爲符合宣律師云雪山之西至
于西海名寶主今云劫律天西則爲雪山之西可知又云地接西海偏悅異
珍而輕禮重貨是爲□國今云□王非□國而何報答之禮以萬丈羅爲重
非萬縷重貨而何寶主之稱咸風土備寫於兩行之中考方志者可以無理
絕人區車山入外之疑矣天竺爲嚮聖降集處且則仁義昭明殷乎中土二
城爲勝衣毛鳥吉拂暴忍殺方諸寶鄉邑以別矣少陵之詩於□□雜種長
短此頗深憂痛疾情見乎詞此詩明乎舊隨漢使少答□王
唐玄宗其內屬後以印度不復以禽獸絕之亦春秋之法也

今春盡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二年

鵝本三年調

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一作瀟音清舊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

中

龍池

唐樂志龍池樂玄宗所作視玄宗謫潛之時宅在隆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爲池望氣者亦異焉玄宗正位以坊爲官池水逾大游漫數

單爲此樂以致其祥也南歸新書興慶宮允旋池在大同殿古基之南西對瀘州門周環數塊水極深廣北望之渺然東西微狹中有龍潭泉源不竭雖歷冬夏未嘗耗減

黃山

寰宇記漢黃山宮在興平縣西南三十里武帝西行至黃

興平縣東北十七里正黃山宮之北蓋借茂陵以喻玄宗泰陵也

宿昔

賦得之韻指賀皇太子山亭之

宿昔青門裏蓬采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

落日_{二作月}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花嬌

李翰休別集序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千株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

龍喜

明皇十七事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宮游官垣南溝水中蜿蜒奇狀靡不聰觀

少兒

衛青傳衛姪良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少兒先與霍仲孺通也

行樂

周仁傳得幸入卧內後宮秘藏仁常泊旁

能書

能畫

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_{二作物}物皆

春政化平如水皇恩

首作明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

雜風塵

能畫

西京雜記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寫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莫寬並工牛馬人形同日兼市

投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鈞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旁故皆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鈞反謂之爲曉吉而由此之堅吳於掌中爲號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中金帛

天笑

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笑

抵戲

文選曰角抵益舞技樂巴渝歲魚鼈蔓延之屬也

鬪鷄

鬪鷄初賜錦舞馬旣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
一作解曲

木黃

長仙遊終一闋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

鬪鷄

東城父老傳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鬪鷄是兆亂之象也時賈昌爲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銀之賜日至其家

舞馬

明

雜錄上每賜宴酺則御勤政樓教坊爲角抵戲官人數百筋以殊翠衣以錦绣自韓中擊雷鼓爲破陣樂又令教舞馬四路各爲左右分爲部目爲某家寵某家驕時塞外以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育無不曲盡其妙因令衣以文绣絡以金銅飾其量間雜以殊玉其曲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或尾縱

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舞馬于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于榻上樂

工數十人立於前後左右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年少而姿白美秀者安

泰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

宮人明皇雜錄玄宗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譜每初年

中大響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爲妖而殺之

望夜御勤政樓觀野作樂貴臣戚里借看樓觀望夜闌太常

樂府懸散樂畢卽遣官女於樓前婢架出跳舞以娛之

驪山書驪山

華清宮毀廢已久今所存唯綠垣耳天寶所植松柏遍滿岩谷雖經兵寇而

不被斫伐朝元閣在山嶺之上最爲巖絕柱礎尚有存者山腹卽長生殿殿

東西盤石道自山麓而上道側有飲酒亭子明皇吹笛樓官人走馬樓故基
舊存綠垣之內客齊三筆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華清宮

居山廬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

劇歌品類雜沓皆列於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鵝鴨

少陵詩集卷之四十三

鵝鴨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觜漫多知
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鵝鴨

補衡賦性辯慧而能言今才聰明以識機紺此丹青綠衣翠衿閉以

退其焉如明皇雜錄開元中嶺南獻白鸞鵝養之宮中歲久頗縱翶惑洞曉言詞十及貴妃皆呼雪衣娘戲於殿檻有鷺鷥之而鷺逐燕於苑中爲伴

呼爲劉白雲此詩

亦咏開元舊事也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
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爲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

洛陽

洛陽昔陷沒、回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
清笳去宮闈、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鬚幸再攀。

愁思

明皇十七年綱□犯關上欲遷幸登興慶宮花萼樓置酒四顧悽愴
使美人善歌者一人歌水調歌頭者使之登樓且歌上聞之潸然出涕顧侍

少年莫水調歌頭者使之登樓且歌上聞之潸然出涕顧侍
者曰誰爲此詞曰李嬌上曰李嬌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再攀

上皇至
自蜀士庶舞抃路側曰不

圖今日再見二聖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

鼎湖龍去遠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花萼

鄭康傳信記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置花萼樓蓋與諸王爲會集宴樂之地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杜云花萼罷登臨蓋是時明皇

已厭

朝

燭

水經注始皇帝以人魚膏

世矣

爲燈燭度其不滅者久之

賜

金

楊素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

寶以

實

以

朱

銀海

酈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石都爲游

朱

銀

人皆爲燈燭水銀烏江海黃金爲鬼燭國志曰始皇陵有銀

鑑

金鷹

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皇地市吳越春秋國廟葬於虎丘傾水銀

羽

爲流黃金珠玉爲鬼燭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亮會不滅

銀海

館人皆爲燈燭水銀烏江海黃金爲鬼燭國志曰始皇陵有銀

鑑

金鷹

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皇地市吳越春秋國廟葬於虎丘傾水銀

羽

爲流黃金珠玉爲鬼燭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亮會不滅

銀海

館人皆爲燈燭水銀烏江海黃金爲鬼燭國志曰始皇陵有銀

鑑

金鷹

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皇地市吳越春秋國廟葬於虎丘傾水銀

羽

爲流黃金珠玉爲鬼燭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亮會不滅

銀海

館人皆爲燈燭水銀烏江海黃金爲鬼燭國志曰始皇陵有銀

鑑

金鷹

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皇地市吳越春秋國廟葬於虎丘傾水銀

羽

花萼

集真樂之地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杜云花萼罷登臨蓋是時明皇

已厭

朝

燭

水經注始皇帝以人魚膏

世矣

爲燈燭度其不滅者久之

賜

金

楊素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

寶以

朱

銀海

酈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石都爲游

朱

銀

人皆爲燈燭水銀烏江海黃金爲鬼燭國志曰始皇陵有銀

鑑

金鷹

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皇地市吳越春秋國廟葬於虎丘傾水銀

羽

爲流黃金珠玉爲鬼燭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亮會不滅

銀海

館人皆爲燈燭水銀烏江海黃金爲鬼燭國志曰始皇陵有銀

鑑

金鷹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

一作第

守何如儉德

臨時徵俊乂入草竊

一作莫慮

因敵使願戒兵猶火恩加四

海深

國學紀問明皇以後遺亂
故少陵以儉爲教時之戒

覆舟二首

巫峽盤澗曉，黔陽貢物秋。
丹砂同匱石，翠羽共沈舟。
羈使空斜影，龍居官一作闕。
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

鷗

沉舟

張儀傳
羽沉舟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
姪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
徒聞斬蛟効無復，纓犀船使者隨秋色。
迢迢獨上天。

竹宮

漢武文事祭太乙，令人登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

桂館

郊祀志公孫齋曰：仙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

入好禊居於是長安作飛廉挂

姪女

桓帝時童謡河間姪女工數金

垂白

白晝二云

垂白自首二云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迴獨移時。
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

草閣

是高士草閣教詩句云然泛舟寧草閣虛閒此三日達者與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
久夕作露清一作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汎舟慚小婦。飄泊損

紅顏

無地

頭陀寺碑殘闕適下臨無地王原叔本作無地非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滅燭翠

燭滅云翠

眉頰

高樓

炎晉漫錄沈約咏月詩高樓切思婦所閑遊上才庾信詩望月詩樓上徘徊月魄中愁殺人故杜云高樓思殺人

錦字

綵錦曲今泣已盡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覽貂裘
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爲萬里客有媿百年身
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圉鶴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夢弼曰故國謂長安也高堂謂杜陵屋廬也○鶴指祿山也

江漢

三四遠寄家書字雙魚起興宋紀少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
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踈。
一作嘶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
圃闢連石樹。船渡入江溪。
憑几看魚樂。廻鞭急。
一作至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
承顏胝手足。坐客強盤飧。
負米力昔作寒夕。袵外讀書秋。
樹根卜鄰慚近舍。訓子學

覽
作誰
先
門

吾宗

衛倉

舊傳倉卒急就賦作之。故稱急就。急就者，急就也。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
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有歎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鬪開蜀督軍江東客未還窮猿號雨雪老馬怯自關晉還一作望

關山武德開元際

蒼生豈重攀

冬深

二云
即日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二云滅影寒水各依
英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不寐

瞿塘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
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和愁。一作知曉。作愁。多或作客。愁多壘。壘作
愁。多或作客。滿山谷。桃

源無處求。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
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菊。一作發。萬里共清輝。

。

中宵

三四句庄白二字甚陰須從過熟二字得之。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
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一作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綺疏

梁冀傳、卷端皆有綺疎青
瓊注、綺疎謂錄爲綺文

遺愁

養拙遂爲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
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

神女館

寰宇記巫山盛弘之荊州記曰沿峽二十里有新崩灘至巫峽因山爲名也神女廟在峽之岸方輿勝覽在巫山縣西北二百五十步有

陽雲臺

秋晴

高秋蘇病吳均、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悶掃除。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

如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盡扇。一云蔽羽扇久客掩荆扉。懶慢頭時櫛。艱難帶減圍。將軍猶汗馬。天子尚戎衣。白蔣風颺脆殷稜。曉夜稀。何年減。一作減豺虎似有故園歸。

白蔣

蜀都賦擴蔣蒙
蒲莊蔣名也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疎落木。荒戍密寒雲。歲月遞常見。風飈虎或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

羣。睥睨登哀柝。弔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
鵝費羲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卧病復高秋。

耳聾

生年鶻冠子。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

鶻冠

劉向七略鶻冠子常居深山以鶻爲冠故號鶻冠子虞姬傳高士傳

號著者言道家事焉。樊常師事之。後

顯於趙鶻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樊絕。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

一作清

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

庭煖老須燕玉充饑憶楚萍園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燕玉

趙便曰燕玉婦人也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頽如玉宋人仍襲多用燕玉實不知其何出釋大詒曰燕玉正用玉田種玉事也按搜神記

雍伯葬父母于無終山有人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在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故葬地也今

爲玉田縣燕玉事出此無疑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月會乘風

驪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白狗

冰鏡注經曰漢源出歸鄉縣東南數百里西北入縣逕狗峽西峽崖龕中石隱起有狗形形狀異足故以狗名峽歲在己卯歲在庚

歸鄉縣

遠遊

江濶浮高棟
音丁
雲長出斷山
塵沙連越雋
風雨暗荆
蠻鴈矯銜蘆
內猿啼失木間
弊裘蘇季子
歷國未知
遠

銜蘆

淮南子鴈從風飛以憂氣力銜蘆而翔以避弋綱盛弘之刑州記鴈塞東南嶺屬無際唯一處爲下朔鴈達塞矯翼裁度

失木

銜蘆

淮南子猿狹失木而
驚於孤狸非其處也

夜

夜客舍
二云秋

露下天高
空山一作
秋水清空
山獨夜旅
魂驚疎燈自照
孤帆宿新月
猶懸雙杵鳴
南菊
再作
再逢人臥病
北書不至

至

到

鴈無情

步蟾

卷

倚杖看牛斗
銀漢遙應接鳳城

步蟾

趙復曰當以步蟾爲正上林賦步闕周流善曰步闕

步廊也

楚詞曰曲星步闕注步闕長物也

闕古答字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常吹千里風。沙上草閣櫻新闢。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鶯驚立洲渚。挾子雛飛還一叢。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迴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一作}峽過。密^{一作}作渡。
唐作惠

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鬪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

陽臺

月三首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自頭人
魍魎移深樹蟬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指作想照西

秦

併照

月

巫山

一作

出新窺

楚水清羈

棲愁見裏

一作愁

二十

四廻明必驗升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
玉繩橫

萬里瞿塘峽

月

春來六上弦

時時開暗室

故故滿青

天與合風襟

靜高當渡

臉懸南飛

有烏鵲

夜久落江

邊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舊作去仍
廻皎館如鳴村樵舟竟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晚晴

返曉照斜初徹微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近飲峽雨
落餘飛兔鷹終高去熊羆覺自肥秋分客尚在竹

露夕久微微

夜雨

小雨夜復密廻風吹早秋野夜涼侵閉戶江滿帶維

舟通籍恨限
多病爲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
宣樓

更題

只顧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
羣公蒼玉珮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爲淹此云
此篇

留

蒼玉

六典列三品以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
五子孫一品山玄玉五品以上水蒼玉

歸

束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才有地峽外絕無天
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悅遲暮不敢廢詩篇

○返照

前句詩後注云王叔陽題此詩

楚王官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熟三首

雷霆空震虧。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
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晉作那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零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閉戶人高臥。歸林鳥却迴。
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闊。晉作闊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

開

瀘水

水經注瀘峰最爲高秀水之左右馬步之徑纔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煙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益州

記曰漸水兩峰有殺氣暑月

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難

朱李沉不冷彫胡音作

胡菰

炊屢新將衰骨盡病被利

利服

作味

空頻歎翕炎蒸景飄颻征戍人十年可解甲爲殲

一殲

霜巾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
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一作端秋原頭白燈明裏何須花

燼繁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
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大刀

樂府解題。大刀頭者刀頭有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缺也。破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沈全浦暗輪仄半樓明
刀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

一作清

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濶河漢近人流
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寢半夜有行舟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
光射潛虬動明灑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
筆一作
帶看宋綏開筵視黑
黍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
遊

雨晴

雨時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殺人
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園畦新作雨潤媿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拄柴扉隔
徑開欲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

釀醅

暝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
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

星劍

吳曾漫錄越絕書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於塘故曰星劍

玉琴

琴賦織以荆山之玉

雲

龍似

一作自一作以瞿唐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
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西漢策語應原二句乃用沈雲卿
月詩臺前疑挂鏡像外自懸鉤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
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
秋日新霑影，寒江舊落聲。
柴扉臨野碓，半得一作搗香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
暮秋霜物冷，今日過雲遲。
上馬迴休出，看鷗坐不辭。
高層軒當澁，瀝潤色靜書帷。

物色歲將晏，天闊人未歸。
朔風鳴淅淅，寒雨下霏霏。
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
時危覺嘶喪，喪亂故舊短書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
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餓。

神女花鈿落。蛟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

閭

水經注魏明帝上法太極于洛陽南宮建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閭閻門閭閻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纏灑地。風逆_{一作折}旋隨。

雲暫起。柴荆色輕霑。鳥獸羣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

反照

三四二句一山一水五二句雙頭送不自解後此向寫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_{一作浦}不盡白鹽。

孤山
孤。山。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僮僕。既夕應傳呼。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
鶴下雲汀一作河。近鷄棲草屋。同槧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曙色分。高峰寒一作初上日。疊嶺宿霜
二作雲。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荆扉對麋鹿。應共爾

爲羣。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
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箇煩相向。纖綿恐自疑。
煙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甲子

年譜通鑑大曆二年正月辛亥朔至十
三日甲子諺云春甲子雨赤地千里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
俊鶗無聲過。饑鳥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
作林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來。
磈澗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

雷

礎潤

淮南子山雲蒸然而柱礎
洞江齋詩山雲洞柱礎

晚

杖藜尋晚巷

一作巷晚

火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

尊朝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

門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

一作半委

花半委

一作羣

眠號山

一作羣

無定鹿

一作落

樹有驚

蟬暫憶江東館

一作兼懷

雪下船蠻歌犯星起

空五

覺在

天邊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歛夜深歸

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鵠休飛。

杜工部集卷之十五

三原縣孫枝蔚家人氏

嘗熟縣毛家父季氏

同校